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西山讀書記卷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章浴曾

西山讀書記卷二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處貧賤 附富貴

中庸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說見後

論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朱子曰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

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常用力於自守者故以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

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

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来者其所未言者也愚按此章問

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

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

不求造道之致極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

實病也○南軒曰諂驕皆惡也無諂無驕則免於惡

矣然質美者能之若夫樂與好禮則非致知力行所

造日深者無此味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

朱子曰約困窮也利猶貪也盖深知篤好而必欲得

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

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

守盖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或問

安仁利仁之可以久處約久處樂何也曰胡氏於此發明似得其本旨者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南軒曰君子之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安於理而已不仁者勉强而暫處則有之若差久焉則移於約樂而無所不至矣○黄氏曰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蓋本

心者天理之公失其本心則人欲之私為之主矣徇人欲之私豈能久處約長處樂乎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按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

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媿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樂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閔子事已見前篇○春秋傳襄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初文子之為相仲孫他諫曰子為正卿妾不衣帛馬不

食粟人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吾亦順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麄而衣惡者猶多而吾獨美妾馬可乎吾聞榮於德者華於國不聞以妾與馬也

○晏嬰字平仲資惡淫侈父卒麄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事齊靈公莊公景公食不重味妾不衣帛公與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拒之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

益之以邶殿乃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按令尹子文之行與晏平仲類楚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然殆必亡者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卹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

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族在至今處郇為楚良臣是不先卹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卹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子文姓鬬名穀於菟為楚令尹四十年緼布之衣以朝鹿裘以居子常楚大夫子囊之後名囊瓦葢所謂不仁而不可以處樂者也故并見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朱子曰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南軒曰於人之所欲而不處於人之所惡而

不去葢其欲惡有大於富貴貧賤者唯道所在而已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葢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

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朱子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或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為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

與安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出諸戶者其識趣卑陋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說已見前○按莊子孔子謂顏子曰回來家貧居卑

胡不仕乎顔淵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娯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徒也又曰曽子居衛緼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

繼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按顔曾二子樂道安貧大抵相似故附於此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朱子曰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

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南軒曰夫子謂富不可求非特謂命有定而不可强也正以於義不可故耳又曰所安者義而命有所不必言者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

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或問云云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於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葢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乎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顔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得富貴視如浮雲則是

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無以加爾記此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南軒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非可以浮雲視惟其非義則如浮雲耳苟義所當得聖賢固亦居之特所樂不存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朱子曰敝壞也緼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其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

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篇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吕氏曰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

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是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南軒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不可作細事看惟不忽於卑近而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未易耳此非不忮不求者不能然也蓋人惟有已而有物有物故有忮有已故有求不忮不求則私意不行而善道可進將何用而不善子路聞夫子之言以為道

如足足矣遂有終身誦之之意夫不忮不求非不善也而終身誦之則不足以為善矣蓋學之無窮自不忮不求而勉焉以至於聖不可知其等級固有次第也苟終身誦夫不忮不求而已則亦不過於利仁之事而有所止也聖人先後抑揚所以成德達材之道可謂至矣○回也屢空見前篇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朱子曰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

不可忽其易也○南軒曰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為内有所安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當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焉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未平於中皆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朱子曰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記曲禮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儒行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

鄭氏曰隕穫者困迫失志之貌充詘者歡喜失節之貌○漢揚雄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朱子曰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南軒曰舜於窮通之際果何有哉所欲不存樂天而

安命窮而在下初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自得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来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

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易賁初九程氏傳曰君子在無位之地無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徒行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羞君子所賁

朱子曰此爻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

食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或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就上面做工夫来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将来斬斷便沒事

右論處貧賤

家人六四富家大吉呂氏曰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

富自然得吉何者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四有處富之道以其巽順而已

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又巽體亦順也富者人之所忌當家道富盛之時最為難處既為富家又逼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四則可免云云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

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右論處富貴

處患難

易☵☵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程子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

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正

習坎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無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坎以能行為功

初六入于坎窞凶

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無援而處不能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于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

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能出乎險乃不失道也○本義曰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甚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於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

艱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方為二陰所陷在至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而未能出坎中之險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在坎陷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

險也退與進皆險故曰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於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曰勿用○本義曰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来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枕倚著未安之意

象曰来之坎坎終無功也

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豈能有

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吝况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其道益困窮爾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六四九五据程說皆以為濟天下之險故不入於此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云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歳也

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於三歳也○邵子曰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

䷋否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天地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時而以儉損之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禄位也

否者小人得志之時也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朱子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大過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也天下非之

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朱子曰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又曰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没其木是為大過然木雖為水浸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

明夷

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

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于地中見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

明夷利艱貞

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為君子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内卦離離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内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是明夷之時而文王内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内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之時利於處艱阨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

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切近其難故云内難然箕子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六二明夷夷於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暗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

終能違避之耳足者所以行若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雖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於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暗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為於斯時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

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矣故佯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内守其正所謂内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内正其志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者是也

䷦蹇

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為蹇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

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西南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於守貞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亦吉也

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朱子曰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險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来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不利東北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

蹇難也蹇之為難如乾之為健若蹇之為難則義有

未足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進故為蹇

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吝故美其能止為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

為得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其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惟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險矣

蹇之時用大矣哉

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力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艱險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反求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

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或曰蹇與困相似致命遂志反身修德亦一般朱子曰不然困象曰澤無水困是盡底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豈可以困為比只觀澤無水與山上有水二句便全不同

初六往蹇來譽

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

陰柔無援而進其蹇可知来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来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来則有譽也

象曰往蹇来譽宜待也

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来然則無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已有碩義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為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隂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藎不為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

蓋稱以為勸矣○朱子曰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

雖艱阨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能成功然終無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無尤所以勸忠藎也

九三往蹇来反

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為下所仰附者也三與上為正應上隂柔而無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来下来也反歸也三為下二隂所喜故来為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朱子曰反就二隂得其所安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内在下之隂也方蹇之時隂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

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為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反猶春秋之言歸也

六四往蹇來連

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阨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三與初同類相當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

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朱子曰連於九三合力以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衆矣又以陰居陰為得其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

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所異也

九五大蹇朋来

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為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来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来而無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陽剛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陽剛中正之臣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

矣然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主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為之助者湯武得伊吕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無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

能成大功也○問九五何故為大蹇朱子曰五是為蹇主凡人身之蹇只一身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問大蹇朋来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節也

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

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險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戹塞窮慼碩大也寬裕之稱來則寬大其蹇紓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得剛陽之助可以

舒卷而已在蹇極之時得舒則為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無剛陽之助故無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為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

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為吉惟上處蹇極而得寛裕乃為吉也朱子曰已在卦極往無所之益以蹇耳来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也

象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内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隂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

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為指九五也

䷧解初六无咎

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無患難而所處得剛柔之宜患難既解安寧無事惟自處得宜則為無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詞寡所以示意

䷮困

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

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之之義為卦兊上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無水之象為困之之義又兊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掩蔽窮困之時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

也故能吉而無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况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朱子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正之義坎剛爲兊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坎險兊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之以當持晦

嘿不可尚口以取困窮

彖曰困剛揜也

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揜蔽也陷於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為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為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

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惟君子乎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葢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

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困之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朱子曰致命如見危致命之義不管生死不顧身命但遂其志而已猶言置死生於

度外也又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置其命以遂吾之志致命猶送這命與它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都是委致之致見危授命亦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此命授與之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

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失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掩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無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為無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於株木謂無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不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安於困則益迷闇妄動入于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于困無自出之勢故至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

覿不遇其所亨也朱子曰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幽者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阨險難無所動其心不恤

其為困也所困者惟困于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懐其道而困于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藴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徳合必来相求故云朱紱方来方且来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来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亨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自能

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于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
用者惟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
誠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
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
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
吉唯小畜與困乃戹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
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極險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蔾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

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岔困欲安其所岔不能矣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惟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而見邪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無害矣乃用剛險以乘

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蔾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見乎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于蒺蔾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惟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

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不以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六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它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

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朱子曰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應於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来雖居不

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無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来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来也天下皆来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来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

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至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無與何也曰隂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也故徐合而後有説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

祭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朱子曰劓刖者傷於上下既傷則赤紱無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掩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祭祀久當獲福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始為陰揜無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也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

最髙危之地困于葛藟與鼿卼也動悔動輒有悔無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無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無應居卦終屯則泣而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

説順進可以離乎困也朱子曰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為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

○南軒困齋記云在易之繫辭三陳九卦意義深切至於困則曰困德之辨也又曰困窮而通又曰困以

寡怨嗚呼聖人發明處困之義備盡於此是可不盡心以體之乎夫窮達者在外者也理義者在我者也在外者存於時命而在我者無斯須而可離世之惑者於其存於時命者乃欲以人力而强移於其不可離者則違之而忘反居得則患失患失則覬得或能行於其所易而不能行於其所難能自保於安逸之時而有變於危窮之際是皆非其心之正也窮達亂之也君子則不然其心日夕皇皇然惟知在我者禮

義之安而行寧卹其它故其處困也致命而已於天何怨順義而已於人何尤而反諸其躬則益念其所未至惟恐思之不精益勉其所未能惟恐行之不力是君子之處困抑其進德修業之時也如斯而後庶幾為不負聖人之訓歟○李公晦困齋說云困之義大矣在易以德言曰困亨貞大人吉又曰困德之辨是也在論語中庸以學言曰困而學之又曰或困而知之是也困之為卦二五皆剛而得中為賢人君子

德成於内之象而外為三陰所揜蓄而不獲施言而不見信可謂困矣然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身可屈而其志不可奪安於義命顧乎其處順也然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卦爻它皆無所利而獨利祭祀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是謂以德言憤未啓悱未發思之而未明行之而未得困於心衡於慮若躋峻絶陵險阻為力甚勞而望道甚遠惟竭其勉力以赴之俛焉孳孳夙夜匪懈則晦斯光窒

斯通習與性成而聖賢同歸矣故曰及其知之一也是謂以學言某人名某人讀書之室曰困自為之銘復俾予題其後予謝不敏而不獲乃為之言曰學然後成德德成矣無入而不自得焉困不困豈足道哉蓋以德言者謂困於外者也身困而道亨致命以遂其志無所用吾力之謂也以學言者謂困於内者也任重而道遠弗慮胡獲弗為胡成竭吾才以從之之謂也二者固有辨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

存乎疢疾謂困之進人也因其困於外而益以進於內是亦以學言也嗚呼亦懋其學而要其德之成而已

䷿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為躁而為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無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無極而自濟之理

故止為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則可无咎飲酒自
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
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於
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為失也人之處
患難知其無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
哉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

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按易諸卦凡言利涉大川皆取濟險涉難之義今附於此○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傳曰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能光明而亨通則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無難矣故利涉大川象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傳曰既有孚而貞正

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
君子貞傳曰野謂曠野取逺與外人之義夫同人者
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
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
近情之所私而於郊野曠逺之地既不係所私乃至
公大同之道无逺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
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
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彖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

川乾行也傳曰至誠無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無私天德也○謙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傳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無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蠱元亨利涉大川傳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必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

故利涉大川彖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傳曰方天下壞亂之際宜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傳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藴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内乃所畜之大也人之藴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蓄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内宜在上位以享大禄施為於天下則不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故不家食則吉

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彖曰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傳曰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下應乾之中爻乃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無艱險之不可濟況其它乎○頤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傳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從於已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

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傳曰益者益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彖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傳曰益之為道於平常無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難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為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渙亨王假

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傳曰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中能收合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此章不解利涉一句恐脫誤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傳曰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矣○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傳曰

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無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彖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傳曰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虚舟也虚舟則無沈覆之患卦虚中為虚舟之象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朱子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是故履德之基也

履禮也上天下澤分定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為基而立也

謙德之柄也

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為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

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强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
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
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
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
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此章三陳九
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履德之基是要以踐履為本

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巽裏面去順它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三陳九卦初無它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見這幾卦有這个道理所以就這个說去若論到底睽蹇皆

是憂患底事何故却不說以此知聖人只是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去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問如何止取九卦先生曰聖人論處憂患偶及此卦爾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是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者乃以為九陽

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尤泥而不通矣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多作斷制之象○損先難後易謂損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强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益長裕而不設謂充長自家之德教寛裕而已○困而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辨義本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

心先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巽是入細底意○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問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

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惟井居其所然水却流行出去而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於外則不窮也○巽以行權謂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所不入所以云云○問權是逶迤委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如風之入物只是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愚按損先難而後易蓋忿心易發而難制欲心易開而難塞故其始也懲

之室之為甚難然天理既明人欲自熄其為力又有所不難者故曰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主利物而言長裕者謂充廣吾寬裕之德則其利益自然及物不待安排做作也故曰不設○九卦之義更當各就全卦反覆觀之以求其所謂處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之下云易之為書也不遠云云又明於憂患與故則易之一書無非明於憂患又不特九卦為然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

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朱子曰危懼故得平安輕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愚按危平易傾二語最為切至處憂患者其深味之

衛靈公問陳孔子行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

見前○按史記楚使人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

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

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名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吾信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

求為容賜而志不遠子貢出顔回入見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説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

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朱子曰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絶也拂戾也言使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中人之性常於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

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曰天將以大任之於後而憂患先之以成其德此豈人之所為哉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其所遭若是而所成就若是乃天也此六人者雖有聖賢淺深之異然始也經履之艱

而卒焉能勝其任則一也以舜之生知非有待於處
憂患以成其德也舉舜之起於畎畆以見聖人亦由
側微而興耳若在它人因憂患以成德則如下所云
是已夫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
拂亂其所欲為是使之動心忍性而已動心言其心
有所感動也忍性言忍其性之偏也動心則善端日
萌而良心可存忍性則氣稟日化而天性可復此所
謂增益其所不能也人恒過然後能改言凡人常見

其有過而後能改過夫其漠然不察其有則過將日

滋何改之有知用力則知吾過之多而改之惟恐不

暇矣困於心謂有所攖拂於心衡於慮謂有所鬱塞

於慮必如是而後有作作者油然有所興起於中也

徵於色發於聲謂憂患憤悱發見於聲色必如是而

後喻喻者言盎然默識其理之所在也作也喻也身

親乃能知之非言語所可盡也則又推而言之以謂

為國者亦然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

國恒亡蓋泰然自以為是自以為莫予毒則驕怠日長至於滅亡而不悟矣大抵治亂興亡常分於敬肆之間使在内而每聞逆耳之規在外而每有覬覦之患則戒懼之心存是心存則國可為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也在身而身泰施之天下國家無往而不為福也死言死之道也天命絶於其躬而敗於乃家凶於乃國者也然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而處安樂之地無憂患之可歷則將如何

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然則所謂死於安樂者非安樂之能死之也以其溺於安樂而自絶焉耳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亦未嘗不死於憂患所謂小人窮斯濫矣是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朱子曰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灾患

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曰疢疾謂憂患也蓋人平居無事之時漠然不省者多矣惟夫疢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以感發故德慧術知由此而生以孤臣孽子觀之可見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

精之極故於事理能有所通達也然所謂德慧術知蓋有小大所謂達者亦有淺深要之由憂患而有所發則一也然則處安樂之地者誦斯言可不思夫逸豫之溺人而深求所以戒懼乎當憂患之際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修業之要而自勉勵乎

程子曰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張子曰富貴利澤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

也

右言處患難之道

處死生

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

說見前卷言仁篇○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為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

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别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説自它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妥帖況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而載取名事正類

此爾○按朱子此段係答南軒論殺身成仁之義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朱子曰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

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顔氏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

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或問顏回親在不得為夫子死者如何曰胡氏曰程子嘗言之矣閭巷之人辭親遠適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況朋友乎況弟子之於師乎當預行而先斷不可臨事而始謀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

云云已見前卷禮樂論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朱子曰授命謂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子張曰士

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已見前心思篇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糾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

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

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

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說已見前言仁篇其論管仲王魏處當熟考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全章見前卷聖賢氣象篇○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孔悝之難○南軒曰孔悝被刼子路死之誠不可以不死謂之不得其死不可也然其從孔悝則有為之死之理始擇之未善也則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則可

謂得其死者矣然則求生以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而與是類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按史記仲由傳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在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

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輕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問由之死

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而拒父如是之逆而可
以仕之乎朱子曰然仲由之死誠未為至當然其誤
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贄之始○又曰子路只見
下一截不見上一截孔悝之事它知是食焉不避其
難而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當也東坡嘗論及此矣
問是初仕衛時便不是否曰然○問子路之死是否
曰非是輒如何主豈可仕也孔悝亦自是个不好底
人子路但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

之國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大夫是如何曰當時仕進只有此一門舍此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為不是只是當初仕孔悝時錯了至此不得其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知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仕衛他更說夫子之迂云云

春秋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公羊傳曰宋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得而弑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胡氏曰按左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

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
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
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
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
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
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
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
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杜邪心奸臣所以憚

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乎

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公羊傳曰萬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胡氏曰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

不畏强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名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

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弗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絶矣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晉語晉獻公伐驪戎○左氏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名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

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胡氏曰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

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左氏傳晉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

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楚子圍宋晉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

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有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左氏宣公十五年○按漢吳楚之難有中大夫者事適類此楊幸而免中大夫者不幸死焉而其姓名又

不幸不見於世悲夫○按朱子儀禮經傳臣禮篇死節者孔父也仇牧也荀息也孫突也解楊也弘演也王蠋也又載晏子一條以見有不當死而不死者其義備矣今自解楊以上已各具録弘演王蠋晏子事今附注於此又原繁以為臣無二心狼瞫以死明勇齊太史昆弟以死守官豫讓必報其君之仇皆臣節之大者併附見焉又以洩治一條繫於末以見國亂君昏有當去而不當死者庶幾臣道之常與變皆曲

晝云○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翟人攻衛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襮襮表也因自殺先出其腹内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絶可謂有功矣○樂毅破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

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刼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齊崔杼弒其君光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聞難而来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哉吾死也言己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能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暱無為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左氏襄二十五年○鄭厲公入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言有二心於已周有常刑既伏其罪

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名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莊十四年○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乗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

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文二年○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襄二十五年○韓魏趙氏殺智伯分其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

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乃應之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且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吾弗為之矣凡吾所以為此者所

以明君臣之義雖難不避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胡氏曰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乎美觀而不足於吏考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奮不顧身為之報仇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

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為委質事人之人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矣襄子知其如此獨無勉而旌之乎終於殺之何以為人臣而不懐二心者之勸哉前史列讓於俠士淺之乎知讓矣○陳殺其大夫洩冶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

之多辟無有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胡氏曰稱國以
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其
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
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
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
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
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辭夫語默死生當
其可而止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

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
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
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
祿如叔肸善矣宣九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胡
氏曰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弒何也
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
驗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
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

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枉直開納諫諍為心也宣十年○春秋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左氏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歸貴之也杜氏曰貴其不食汙君之禄辟禍速也○胡氏曰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

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辟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按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胡氏曰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弒也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弒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

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宣十有七年公弟叔肸卒○穀梁傳其曰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胡氏曰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按二人之節誠可為居亂邦之法

故因洩治事附此

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為君父在師為師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全文見審輕重篇

太史公曰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程子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又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早

問使孔子遇害顔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顔子之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

且譬如二人搏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逃去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我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規避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有不可許友以死者如戰國游俠為親不在乃為人復讎甚非理也

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傳曰

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内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咸
震相繼巽上下順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内外皆
止兊彼已相說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
是前明將盡後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
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没矣以理言之盛必
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
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
凶也大耋傾没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

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懼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

右言處死生之道

自志士仁人章以下皆言處死生之變惟離九三章言處死生之常皆學者所當知也若曾子曰吾知免夫又曰吾得正而斃焉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此皆所謂處死生之常者也程子嘗言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

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絶矣又諸公
恐喧它盡出外説話它皆聞得以它人觀之便以為
恠此只是心虚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
何也曰只是病後氣將絶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
問釋氏臨終便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
氏平生只學這个事將這个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
學它只燭理明自能之如堯夫豈嘗學也孔子未知
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曰

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説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理便雖千萬般安排者亦不濟事○伊川先生病革門人有往視之者曰先生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曰道著用便不是未出寢門而先生没

安義命

論語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

言天欲未喪斯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不能違天害

己也○詳見前卷桓魋章亦此意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

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朱子曰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得於人而不尤人但

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言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

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

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或問云云學者學夫人之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釋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不得其所欲則怨天而尤人蓋揚已之善而歸過於天人也下學者所學日用常行之事也上達者道德

性命之理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之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

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朱子曰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或問公伯寮學於孔

門而所為若是何也曰胡氏以為寮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黨耳若遊於孔門則豈至于陷其朋友哉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為用舍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係焉何也曰此隳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固於是乎在耳曰或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與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

渾而言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

○南軒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廢興一斷以命公伯寮何所預於其間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將行與廢方之孟子予不遇魯侯之論亦可以見聖賢氣

象之分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所以喪其所守而為小人也○南軒曰此所謂命謂窮通得喪之有定也不知命則將儌倖而苟且何以為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而

為矣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朱子曰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行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徼求也幸謂不當得而得者○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

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内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又曰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是之謂俟命○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如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然此非素貧賤而行乎貧賤者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行乎富貴者不能然也飯糗袗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

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又曰君子為能盡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不失也故窮通皆醜

孟子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朱子曰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闗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南軒曰臧倉知乎公之所

以欲見孟子者為其有禮義也則指摘其禮義之愆使平公之意自解小人之情狀蓋如此臧倉所以必沮平公者蓋知孟子之言信用則已不得以安於君側故也原平公之始將見孟子非見善之明也特以樂正子之言而起敬耳使其見之果明信之必篤何至用臧倉一言而遽止乎樂正子則從而辯之謂喪禮稱家之有無前後貧富之不同則棺槨衣衾之美何惟其有異乎然平公之心既已蔽必有莫如之何

也孟子所以荅樂正子者和氣不迫而理亦無不盡矣夫魯侯之欲行以樂正子使之也而其中止者以臧倉之尼之也雖或使或尼然其行止實非人之所能為予之不遇者蓋天而已使天而欲平治天下則豈臧倉所得而沮之乎蓋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衆人違之君子順之聖人純焉故孟子謂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而孔子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玩其詞氣亦可見聖賢之分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朱子曰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

世謂其人德業間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来七百有餘歳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責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南軒曰充虞蓋亦察孟子顔色之間若有不豫之意而淺心所窺遂有不怨天不尤人之問也而不知孟子之心蓋疑王道之久曠憂生民之不被其澤是以

若有不豫色然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蓋疑辭也謂彼亦一時此亦一時何彼時王者之數興其尤闕者不過五百年而名世間出者亦有之矣而乃今七百有餘歲王政不行焉言不應若是其久曠也此孟子所以疑所以憂而未能釋也若夫在孟子之進退去就則何疑何憂之有哉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我之道未可行使天而欲平治天下則舍我孰與為之者則何不豫之有由前所言在君子不得不疑不得不憂

由後所言在君子夫何疑夫何憂故王通謂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又曰天下皆憂吾不得不憂天下皆疑吾不得不疑蓋近此意而心迹之論則非也雖然孔子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與孟子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語反覆玩味之則亦可見聖賢之分矣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朱子曰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言不可必得在外謂富貴利

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南軒曰富貴利達衆人謂己有

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

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葢亦有可求而不得者

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然則亦可以已矣

邵子曰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又曰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

不必言命

一本云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非為上智言中人以上於得失之際不能無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

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子貢之高識曷嘗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爾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知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

堯舜之道矣云云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茍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程子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云云

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問奇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不敢疑云云

謝氏曰知命雖淺事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做工夫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余初及第年歲前夢入内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

草看萬事真實有命人內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卜
卦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它安能陶鑄
我自有命在
有以仕宦為人羅織為憂者龜山楊氏曰顧吾所自為
者何如耳茍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媿然而不免焉者
命也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
矣又言人只為不知命故才有些〻事便自勞攘若知得
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使孔子不免於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孟子分明
為臧倉所毀不遇而以為非臧氏子之力蓋知命也列
子曰桓公非能用讐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
舉此說得之

右論安義命

審輕重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
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朱子曰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彛義理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

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彛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

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

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恵也上言人皆有

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

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

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南軒張氏曰二者不可得兼言權其輕

重而取舍之也夫樂生惡死人之常情賢者亦豈
與之異哉而有至於舍生而取義者非真知義之重
於生其能然乎其舍生取義猶饑之食渴之飲亦為
其所當然而已故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
死者所欲謂理義所惡謂非理義也欲惡如是乃為
得性情之正若但知樂生惡死而已則凡可以求生
可以辟患者無所不為天理滅而流於禽獸之歸矣
又曰嘑爾而不受蹴爾而不屑此其羞惡之心也人

之困窮其欲未肆故其端尚在至於為萬鍾所係則有不復顧者矣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

西山讀書記卷三十三